

藝劍青霜

下冊



陈青云著

艺 剑 青 霜

下 册

陈青云 著

云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
祈焕艺急忙接口道：“孙儿此来正是想报仇，不过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祈焕艺无法再往下讲，因为沙风子虽是自己的外祖你，但也是仇人的师父，这笔恩怨牵缠的帐，实不知如何了结，故而住口不语。

这时沙风子情绪已恢复平静，说道：“咱们爷儿俩从长计议，你先坐下，我有话问你。”

祈焕艺依言在一旁盘腿坐下，只见沙风子在光线微弱的暗处，闪动炯炯眼光问道：“你不知道你有个外公叫沙风子吗？”

祈焕艺答道：“孙儿事先丝毫不知。”

沙风子叹口气道：“这样说，你对你父亲为何被害，也是茫然不知了？真是苍天有眼，让我能够亲口告诉你，你的身世才可澈底明白。

“你的父亲名叫祈麟，十八岁时投入我阴山门下，那时我的逆徒耿渎正在创立‘玄蚰教’，也是我素性强项任意，难免昏愦不明，同时正在天幽山绝顶，辟了一外洞府，闭门著书，想将平生绝学，传流下来。

“你的外祖母早已亡故给我留下个女孩，即是你的母亲。

“我在天幽山辟洞之时，只有你母亲在我身旁伺奉，耿渎一月来问安两次，平时有事请示，都派人传递消息，所派人，就是你的父亲。

“你父亲生得英俊不凡，甚得我的欢心，日子一长，跟你母亲有了感情，我其时正忙于著书，竟是丝毫不知。

“忽有一日，你母亲向我哀哀哭诉，原来我那逆徒耿渎竟亦覬觐师妹，向她逼婚，耿渎认为我一定能够允许，只怕你母亲嫌他年长貌寝，所以直接向她相逼，只待你母亲一点头，

便来向我禀告。

“其时耿渎的逆迹，犹未明彰，我便问你母亲的意思如何？如果你母亲愿嫁耿渎，我亦不表反对。

“你母亲这时才跟我说，非你父亲不嫁。

“当时我深感为难，因为耿渎虽然年长貌寝，到底是我传衣钵的弟子，同门师兄求娶师妹，武林之中，亦是常事。

“若是不允婚事还则罢了，不允而又将你母亲另行许配门下晚辈，对耿渎太以交代不过。

“你母亲看出我心事，跟你父亲商议之后，定下私奔之计。

“你母亲拿话向我暗示，我不表赞成，也未反对，这就是说，我已默许。

“天啊，一着错，满盘输！我忘了此时已将掌门令符，暂交耿渎，他有全权处理阴山门户的资格，因而你父亲便遭了毒手。

“耿渎因你父亲虽非他的徒弟，但既在门下便晚了一辈，按辈份说，你母亲等于你父亲的师叔，以下犯上杀无赦。”

二十四

停了一会，沙风子接着往下说道：“因此，耿渎派遣你父亲的好友杜莱江，执行门规，但是，耿渎下令，屠杀你父亲全家，包括你母亲及你在内，这是太过于狠毒了。”

“杜莱江倒还念着我一点香火之情，没有杀你母亲。据他有一次冒杀身之险，偷偷来告诉我，说将你母亲安顿在川南江津县白衣庵，你可知道？”

祈焕艺听得沙风子一问这话，想起在白衣庵母子见面，竟如陌路，以及母亲为阻止自己报仇，竟忍心自尽，使自己寻亲的动机变成杀亲的催命符，不由得心如刀割，当即哭告道：“孙儿已见着母亲，想不到母亲竟不敢相认！”

哽咽声中，祈焕艺将往事诉说一遍，祖孙二人，相对流涕不止。

沙风子又悲又喜，但想到耿渎的灭绝人性，不由须眉虬张，白惨惨的钢牙，咬得格格作响，圆睁双目，闷声吼道：“一切的一切，都由耿渎而起，不杀此獠，是无天理！”

说首，身体一动，呛啷一响，似是金属撞击之声，这时，祈焕艺才发现，沙风子身后脊骨上，竟结着一条铁链，铁链的一端，结在石壁的圆环上。

祈焕艺刚要动问，沙风子已先说道：“逆徒耿渎，伤天害理，灭绝人性，因你母亲离山而去，怒于我，并欲强索我所手著的‘天幽秘笈’，经我一番斥责，竟存下枭獍之心，趁我

不备，暗下毒药，及至药性过后，等我醒转，已为他铁索穿脊，挑断腿筋，幽闭于此，屈指算来，已经十年有余。”

十年漫长的岁月，幽闭在这阴湿黑暗，形如鬼府的洞中，真不是常人所能经受。祈焕艺对着这高年至亲，想起他穷愁极惨的遭遇，心中酸苦异常，一把抱着沙风子，怜痛的说道：“外公，你老人家受苦了。待孙儿替你除去铁链，背你下山，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。等杀了耿渎，我送你上庐山五老峰，请‘七妙居士’孙师叔，替你老人家把腿医好，让孙儿好好孝顺你。”

沙风子泪如泉涌，十年来度日如年，吃尽人间奇苦，刚强不屈的他，都能咬牙忍住，不说半句泄气的话，这时天外飞来的奇遇，如拨云雾而见青天，情感激动，不能自己，只是喃喃的说道：“好孩子，好孩子！只怕外公的腿，残废已久，再已医治不好，辜负了你一片孝心。”

祈焕艺急忙固执的否认道：“不，不！一定会好的，你不知道孙师叔的医道有多高明！”

沙风子见他如小孩子一般，一片纯真天性流露，反过来安慰他道：“好孩子，我怎么不知道‘七妙居士’的医道呢！等我的腿好了，我教你我独创的‘判官脚’，你听说过这两名话没有，‘“判官脚”到，性命难逃’，就是指我的‘判官脚’。”

祖孙相遇以后，只有这句话才是高兴话，祈焕艺心头正感温暖，想要开口，沙风子忽然双眉一扬，示意禁声。

祈焕艺凝神静听，只闻石壁中隐隐有足步声传出，但声音极低，非内功极其精湛的人细细辨别，不能听出。

沙风子又指指身后，做了个手势，祈焕艺会意，走到沙

风子背后，低头藏伏。

不一会脚步声渐近，只听右面石壁上“扑托”一声，露出一个大洞，微有光亮闪进。

祈焕艺躲在沙风子身后，偷眼观去，只见进来的人，却是一个和尚。

这和尚生得又瘦又小，鼻塌眉稀，了无血色，一双鼠眼，时露凶光，从容貌上看，这和尚的本性，一定极为险狠恶毒。

这时，他已单掌当胸，向沙风子行过了礼，说道：“沙老前辈，又是数天不见了。恐怕老前辈洞居寂寞，特来奉访。”

沙风子冷冷答道：“多谢盛情。”

和尚说道：“老前辈住的地方，太不像样子了，该想个办法才对。日前我曾提议，想替老前辈略效微劳，调停家务，不知老前辈意下如何？”

沙风子纵声大笑，石洞中嗡嗡作声，不怒而威。

笑罢多时，沙风子厉声喝道：“太时！多谢你费心，不过依我之劝，你出家人还是不要为虎作伥的好，沙风子虽生之日，犹死之年，十年悲惨的岁月已经熬过，现在只欠一死，更无所畏，亦无所羨，逆徒想谋夺我的‘天幽秘笈’，万万不能！”

原来这“五毒行者”太时，正是两番从“九指神偷”侯陵掌下逃生的余孽，他生性阴险，在中原无法立足，投入“阴阳脂粉判”门下，正好臭味相投。

“阴阳脂粉判”耿读所以留得他师父一条命在，正因“天幽秘笈”之故，当时沙风子虽未防到耿读有叛师之举，却防备到耿读有暗偷“天幽秘笈”的可能，故而将未成之稿，藏於秘密处所，始终未为耿读所得。

这十年来，耿读对“天幽秘笈”，无时无刻，屡次派人谈

判，要沙风子以“天幽秘笈”换取自由，皆为沙风子所峻拒。

这次“五毒行者”太时，奉命前来再一次试探，希望谈判成功，在耿湊面前立下一件大功，不想沙风子仍然宁死不屈，不由得毒念顿生。

当下，“五毒行者”太时，阴恻恻的冷笑，说道：“沙老头，说硬话容易，你要试试真的，怕就要懊悔。有道是蝼蚁尚且贪生……。”

他的话到此处，沙风子不觉“哦”的一声，暗想，难道你还敢不利于我不成。

“五毒行者”太时，心知机锋已露，身形极其迅速的往边上一闪，正躲在一块厚达五尺，突出如门的巨石后面。

盖以沙风子下盘虽废，脊胷亦因铁炼锁住，身形无法移动，但一双“阴风掌”具有六十年功力，只要为掌风拂及，不死亦当重伤，因此太时先要找个隐蔽地方躲好，以免被袭。

等他处于沙风子掌力所不能达的巨石后面，这才用枭鸟般的声音大声说道：“沙老头听着，我和尚此来，已受耿教主全权委托，如能两下和解，耿教主得到‘天幽秘笈’，你安享余年，坐视‘玄螭教’光大门户，岂不甚美？如你执迷不悟，莫谓你阴风掌功夫未废，我和尚近不得你的身。嘿，嘿！”

这“嘿，嘿”两声，其意不言可知，沙风子心下微感疑惑，但一向素性高傲，倒要看着他施出什么阴谋诡计？因而默不作声。

此时气氛沉寂，但杀机四伏，在沙风子固然猜疑不定，在“五毒行者”太时亦极费踌躇，因对手有“阴山活判”之称，只闻其名，从未见过他出手，不知功夫究有多高，若是出手之后，一击不中，立刻便有杀身之危，需得仔细衡量情势。

就在这时，突见火光一闪，一阵硫黄气味，异常刺鼻，沙风子暗中大惊，他没有想到，太时竟用江湖上最下流的手法，以火相攻，自己动弹不得，将要活活烧死。

一个硫黄弹瞬即烧光，“五毒行者”太时高声说道：“沙老头，你识得厉害了吧？我和尚体上天好生之德，放你一条生路，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献出‘天幽秘笈’赎命！”

沙风子沉吟了一下，答道：“好吧，你来我告诉你！”

“五毒行者”太时，狡猾万分，岂肯中计，噤噤如枭鸟般笑道：“哈哈！沙老头，你少在我面前弄鬼，你打算等我和尚现身出来，一掌送我往西天，多谢盛情，我和尚还要在这红尘世界好好享受几年，恕不应命。你只说了‘天幽秘笈’稳藏的地点，起出以后，自然放你。我和尚说话算话，决不食言。”

沙风子接口答道：“‘天幽秘笈’在我肚子里，你出来我念给你听就是。”

“五毒行者”太时笑道：“好极，你念吧！我带了笔砚，你念我写，我在这里就听得见。”

这一来，沙风子无计可施，他自然绝不甘於就此将一生心血所寄的“天幽秘笈”，为人劫持，因而久久不语。

“五毒行者”太时，不断催促，沙风子只是不答。

太时突地狞笑道：“好，你这老狗，竟敢戏弄你佛爷，非活活烧死你不可！”

说罢一溜火光，直往沙风子面前飞来，熊熊的烈焰，将他乱如茅草的胡子烧了起来。

沙风子急忙用手掌乱抹，捏灭火焰。

“五毒行者”太时，偷眼相观，见沙风子那副狼狈之状，

心头极为得意，纵声狞笑。同时手中又抛出一枚硫黄弹，他安心要沙风子慢慢受难而死，藉以戏弄。

这一次，沙风子有了防备，等硫黄弹飞至一半，突用阴风掌法一扇，硫黄弹火势更炽，但却往回飞去，“五毒行者”太时正探头出来偷看，赶紧往后一缩。

就在这时，猛听得一声大喝道：“狗贼秃，你往那里躲！”

话声中，太时右臂一阵剧痛，身子仿佛一沉，一条手臂生生叫人打断，连皮搭肉，垂落下来。

“五毒行者”太时，这下可吃了苦头，额上豆大汗珠，纷纷下落，咬牙定睛一看，只见面前站定一个长身玉立，剑眉星目的美少年，正怒目相视。

这时，听得沙风子叫道：“艺儿，你把他带过来，我有话问他。”

祈焕艺一把抓住又瘦又小的太时的后颈，如捉小鸡般提了过来，将他掷在沙风子面前。

沙风子向太时说道：“本来你可以好去好来，现在却放你不得，免得你泄露极密……。”

话犹未完，太时已知性命难保，跪在地下磕头如捣蒜的哀告道：“沙老前辈，沙老爷子，沙老祖宗，你老人家就算买支乌龟放生，千万放我一条生路，我决不泄露这里另有一位小侠，如若不然，听你老人家把我乱刀分尸！”

沙风子摇摇头，说道：“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闯进来，你怨不得我。也罢，我让你死得明白，告诉你，这少年是我嫡嫡亲亲的外孙，江湖人称‘俊剑王’的祈焕艺。”

“五毒行者”太时，一听是“俊剑王”大为惊异，同时想起，江湖传言，“俊剑王”祈焕艺秉性仁厚，或许尚有生路，

顿时一线希望又生。

但是“阴山活判”又岂容他偷生，不等他向祈焕艺哀告求生，便即发出一掌，只见一阵劲风起处“五毒行者”太时已经咕咚栽倒，立时了帐。

沙风子低声喝道：“将这东西，丢在山涧里。”

祈焕艺依言而行，“五毒行者”就此葬身天幽山底。

沙风子这时神色微现紧张，向祈焕艺说道：“太时一去不回，必有人来探访，你的行踪，难免不被发现。……”

说话未完，祈焕艺急忙接口说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孙儿先打他一个措手不及！”

沙风子闻言不答，静静思索半晌说道：“你是一微老和尚的弟子，‘龙形九剑’合‘须弥劲’跟耿渎抵敌得过，刚才看你出手的情形，我更有信心。但是，近年耿渎练成‘摧心大歌乐’，魔力甚大，怕你双拳不敌四手，兼以耿渎鬼计多端，你功夫虽高，经验不足，为求万全起见，以暂时不出手为宜。”

祈焕艺问道：“如此一来，孙儿又隐藏在什么地方呢？”

沙风子微笑道：“我自有道理。”

沙风子精通奇门遁甲，只是行动不离五尺，无法布置，现在有了祈焕艺便好办得多。

当下，沙风子叫祈焕艺捡了许多石块树枝，按照他的吩咐，在右面石壁，太时进来的甬道上和祈焕艺由山腰中进来的洞口，将石块树枝，以九宫八挂的规矩，阴阳倒置，奇正相生，分别布置妥当。

这时已经入夜，山风怒号，声如鬼魅，沙风子取出干粮，祖孙二人相继食用完毕，各自调息行功。

第二天一早，洞外透进光亮，祈焕艺首先想到一件事，说

道：“我替外公把这根捞什子的铁练弄断。”

沙风子说道：“这根铁练乃是取雪山底下万年寒铁，九锻九练制成，非有利器，不易砍断，你的宝剑成吗？”

祈焕艺说道：“我试试看！”

祈焕艺掣出青霜剑，冷芒如电，一剑向铁炼砍去。

青霜剑真不愧神器，果然不凡，剑芒绕处，铁练应剑而断。祈焕艺一剑收功，心头狂喜，再以极其谨慎的手法，将附着于沙风子脊胷的最后一节铁练割断，喜孜孜的说道：“外公，好啦！”

沙风子伸手一摸，突地上半身往上一纵，单手一点洞顶石壁，又往斜刺里飞去，漏洞纵跃，宛如一只猿猴一般，同时发出又哭又笑，非常滑稽而难听的声音。

祈焕艺弄得莫名其妙，傻看着他外祖父，说不出话来。他那知道，沙风子十年拘禁，那根铁练如附胷之蛆，一旦脱去练缚，恢复自由之身，怎不欣喜若狂，才有这种小孩般的动作。

祈焕艺不久便看出他外祖父的心情，心里想道，他老人家已是半身残废的人，仅凭上半身提气，竟能行动如风，这份深厚的内功，太惊人了。

沙风子尽情纵跳了一阵以后，落下地来，仰天一躺，双手乱舞的狂笑道：“那根鬼炼子，锁了我十年，连躺下来睡觉都不成，这下好了！”

说罢以后，忽地又一翻身，将祈焕艺一把搂在怀中，老泪纵横的唤道：“好孩子，真是苍天有眼啊，叫我们祖孙今生还有制裁逆徒，手雪两代奇冤之日。”

说到此处，忽又放开手，端容而坐，极其郑重的看着祈

焕艺说道：“孩子，‘天幽秘笈’的未完稿，藏在离此不远的一处山洞内，用巨石封闭，以你功力，不难顺利取到，不过我却不能给你。因两年以前，有一来此作客的少女，无意撞入这‘虎洞’……”。

祈焕艺插口惊叫道：“‘虎洞’？那少女可是孔美鸾？”

沙风子面现惊奇的说道：“你何以知道是孔美鸾？”

祈焕艺将遇见孔美鸾的经过一说，也想起她所谓“虎洞奇遇”正是指此而言。

沙风子点头说道：“亏得孔美鸾指点，我更该实践诺言。当时因她对我极其尊敬，不断偷着来陪我闲谈，我曾许下，如果此身还能脱困，必以半部‘天幽秘笈’相赠。目前我只可先择一两种专破我那逆徒的功夫，传授于你，大仇在身，强敌当前，你要加倍用功才好。”

祈焕艺亦是面现肃穆之色，诚谨遵教。

沙风子首先传授祈焕艺的是一种“二阳炎罡”，专破耿渎的“玄蜘蛛网”。

“玄蜘蛛网”乃是耿渎采集十万头玄色母蛛所吐之丝，用二十七种毒草煎汁淬装，编制而成，一撒开来，轻如薄纱，视如无形，往往为人所不及防，及至发觉，毒网已经临头，毒丝着体，立即溃烂见血，十二个时辰以内，白胄尽露，狠毒已极。

这还不说，最厉害的是“玄蜘蛛网”那股窃阴极寒之气，内功再好的人一经遇上，亦自施展不出。

“二阳炎罡”，以相生相克之理，志破“玄蜘蛛网”，当初沙风子把“玄蜘蛛网”的练法，教了耿渎，正待传授“二阳炎罡”，不想耿渎叛迹已露，所以沙风子还留了这一手能够制

服逆徒的秘艺。

但是“二阳炎罡”的练法，易学难精，它的练法是以本身内功，分贯双掌，相互摩擦激荡，渐生真火，练成以手，双掌交错，发出灼热如火的罡气，可以将“玄蜘蛛纲”击成大洞，脱身而去。

当下，沙风子传授了口诀手法，祈焕艺盘膝坐在洞口，一意练功。

“二阳炎罡”原是内功的一种，不会武功的人，从头修练，自然要三年五载的工夫，祈焕艺却以内功精湛，力化为火，易於速成，因此两天以后，手心灼热，历久不消，显已有了效验。

三天过去。

事先没有想到的问题发生了。

沙风子的干粮，由玄蜘蛛洞中送来，每隔十天送一次。一人之粮二人用，因而未到下次送粮的日期，即将告罄。

唯一的办法是，去打点獐兔飞鸟之属，和找点野生果物来补充。

祈焕艺把这情形，禀告沙风子。沙风子只好应许他傍晚人迹较少时，秘密出去一趟。

那知到了傍晚，掌片大的雪，竟然漫天飞舞。一下雪，飞禽走兽，都将潜匿不出，很难寻找。

祈焕艺站在洞口发愁。

忽然，一条淡青色的影子，飞过毒龙岭。

淡色的衣服，映着白雪，不易看出，且而相隔甚远，更难分辨，但难逃祈焕艺天生神目，他不仅看出是条人影，而且觉得那条影子好熟。

娉婷苗条，是一位女郎。

谁呢？

他忽然叫道：“不好！”

身躯随即往洞里走去，向沙风子急促的禀告道：“外公，我刚才看见一位姑娘由毒龙岭进天幽峰，这位姑娘就是孙儿的青梅竹马的伴侣，诸葛湘青，富贵帮帮主潘七姑的弟子。她这一来，必是想探一探玄蜘蛛洞的虚实。你老人家准我也去，以便相机支援。”

沙风子双眉一皱，对爱孙的要求，无法拒绝，点点头说道：“我准你去，但你得答应我，你自己一定要小心从事。目前只可在外面看看形势，切忌轻举妄动。你可由甬道出口，即是天幽峰边缘，已近玄蜘蛛洞禁区，务必小心！”

祈焕艺喏喏连声，腰悬青霜，由甬道疾步穿行。

甬道中，沙风子虽已没了禁制，但由里往外而出，并无困难，转眼间已来至洞口。

祈焕艺站在洞顶四面一望，才知这虎洞之名的由来。洞顶山脊，形如虎背，前洞是虎口，后洞一条石脊，迤延前伸，恰如虎尾。

天幽峰四山环抱，中间一大片盆地，盆地中央，密密层层盖了许多房屋，玄蜘蛛洞即在整片房屋中间的地层之下。这些，祈焕艺早都听沙风子讲过，故而一看就明白。

现在，他顶要紧的任务是找诸葛湘青。

在漫天撒盐飞絮，一片灰濛濛的晚空中，他目光如电，尽力搜索，只是不见湘青的情影。他想，既见湘青，爷爷诸葛玉堂一定也来了，可是诸葛玉堂也未看见。

祈焕艺一撩衣襟，身影如离弦之箭，下了山道，接近禁

区去搜索。

在施展大幻步绝顶轻功之中，祈焕艺仍能耳听四路，眼观八方，不费吹灰之力的避开了正在巡逻的玄蜘蛛教徒。

“好俊的轻功，踏雪无痕。”

祈焕艺微一吃惊，但已看出树梢一动，信手一掌“土兜罗”用三分真力，震得雪花纷飞，枝叶乱摇。

树中人存身不住，一头栽下来，落地之时，双脚一撑，身子翻起，拿椿站稳，身手亦自不弱。

“祈少侠，别来无恙？”

祈焕艺认得此人，正是“杜园七客”之一，心性极其阴险的“七步夺命”秦斯。

于是，他冷笑一声：“原来是你，想不到愈来愈下流，竟投入玄蜘蛛教下，替‘阴阳脂粉判’为虎作伥。我问你，你拦住我，准备拿我怎么样？”

“七步夺命”秦斯，被祈焕艺骂得火冒十丈，不过城府极深，脸色一变之后，随即哈哈大笑道：“‘俊剑王’名满江湖，谅我秦斯敢拿你怎么样？喏，喏！祈少侠，你办你的正事，请吧！”

祈焕艺冷笑一声，回身便走。

刚一转身，陡听丝丝破风之处，祈焕艺心念电转，出手更快，一招“龙战松野”，单足着地，身躯旋转，迅疾如狂奔的车轮，青霜剑舞出一根令人目眩心摇的巨大光柱。

“叮，叮，叮，”一阵轻响，铁蒺藜、甩手箭、透风镖，落得满雪地皆是。

“七步夺命”秦斯，以三种暗器偷袭，不想皆被祈焕艺用青霜剑磕飞，心惊神技，刚呆得一呆立即醒悟，转身拔脚飞

逃。

“你给我站住！”

祈焕艺大喝一声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一粒铁莲子，星堕丸射般向秦斯下盘击去。

秦斯是极负盛名的暗器高手，而这一粒铁莲子，竟未能避开，脚跟一软，噗通栽倒在地。

祈焕艺一亮掌，比着秦斯冷笑道：“你要死要活，要死，尝尝我新练的‘二阳炎罡’，要活，趁早跟我说实话。”

秦斯尴尬的陪笑道：“在你掌风威避之下，不说实话也不行啊！”

祈焕艺说道：“可曾看见一位穿淡青色衣服的女郎？”

秦斯答道：“进洞去了。”

祈焕艺心头一惊，急急喝道：“说，到玄蜘蛛洞是怎么个走法？那位女郎由那个方向进去的？”

秦斯冷笑道：“亏你还是武林第一高手一微上人的弟子，连这片房屋的构造都看不出来。”

祈焕艺举目细看片刻，暗叫一声：“惭愧。”原来这片房屋，内中暗含八挂阵式，早先竟未看出。

既已认破机关，祈焕艺不必再问，一伸手点了秦斯的“睡穴”，单手一提，将他放在树上，做他的清秋大梦。

眼前即是“生门”，祈焕艺仗剑直入。